

# 红色标兵

(戏曲剧本)

武汉市楚剧团艺术室编剧

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# 紅色標兵

(戏曲剧本)

武漢市楚劇團藝術室編劇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1960年·武漢

## 內 容 提 要

馬学礼是湖北省工业交通運輸方面先进生产者中最优秀的代表人物，是职工群众中的一面紅旗，是执行党的总路綫的好榜样。这个剧本就是根据他的主要模范事迹編写的，剧本通过对他試制套料刀的描写，歌頌了他“相信群众相信党，大搞革新有胆量，見困难就上，見荣誉就讓，見先进就学，見后进就帮。”的共产主义風格。

## 紅 色 标 兵

(戏曲剧本)

武汉市楚剧团艺术室編剧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(武漢解放大道332號)

武汉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

湖北省新华書店发行

湖北省地方国营新生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 $\frac{1}{32}$  ×  $\frac{7}{16}$  印張·49,000字

1960年3月第 1 版

1960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0,000

統一書號：T10106·418

定 價：(7) 0.19 元

## 人物：

馬思奇——重型机床厂調整工，共產黨員，紅旗手。

朱玉春——厂党委書記。

成守松——老工人。

彭阿榮——車工，青年積極分子，共青團員。

尤秋生——車工，共青團小組長，積極分子。

高秀貞——女，“三八”小組小組長，共青團員，積極分子。

成慧美——成守松的女兒，共青團員，統計員。

柳永善——老工人，成守松的老伙伴。

老石——老工人。

老韓——老工人。

曾科長——工藝科的副科長。

小張——工藝科的資料員。

胡世雄——工程師。

劉長根——中年工人，技術革命的積極擁護者。

干事——工會宣教干事。

工人若干名。

業餘女工團員若干。

## 第一場

〔重型机床厂里的花園前。

〔花園上空橫挂着一幅“鼓足干劲、力爭上游、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”的紅布标語。

〔花園前有一座光榮榜，有馬思奇等先进工作者的照片和事迹。

〔車間的一群工人，紛紛走出車間，手捧倡議書、挑戰書，……走向花園——

成慧美：（愉快、激情地領唱）

总路綫呀，光芒万丈，（众和）光芒万丈！

高秀貞：（唱）是一顆不落的紅太陽，（众和）紅呀紅太陽！

彭阿榮：（唱）跃进战鼓咚咚地响，（众和）咚咚地响！

尤秋生：（唱）生产大軍上戰場！（众和）上呀上戰場！

〔在欢呼、鑼鼓声中，群众上。相互交換了挑、应战書后，紛紛下。

〔成守松、柳永善同上。

柳永善：老成，你……

成守松：战也已經挑了，我們該办我們的了。干活去喇！

柳永善：你呀，一年三百六十天，除了机器就是車床……

成守松：老柳，你要曉得呵，我們今年的任务，是从九十台，提高到二百六十台，不加班，今年的任务怕完不成呵！

柳永善：我曉得，我的組長……

成守松：你既然曉得嘛，就跟我走喇，走、走……

柳永善：我想把小尤找来帮个忙。

成守松：不要他可以干得了的。好，你去找他，我先到車間去了。

柳永善：好。(下)

成守松：喂！沒有事了的，都到車間去干活呀！

[內有人应声，成守松下。

[彭阿荣、尤秋生、成慧美、高秀貞等上。

彭阿荣：秋生，你們小組要把干劲鼓足呵！

尤秋生：你放心罗，我們小組还怕你們赶上了不成！

成慧美：这回只怕不一定呵！

高秀貞：不說他們，就是我們“三八”小組也要把你們甩在后面老远哩！

尤秋生：哈哈，象阿荣他們那样伸手可以擒猛虎，移脚可以捉蛟龙的小組，我們都不怕，何况你們小小的“三八”小組！

高秀貞：哼，好吧，我們这次不叫你們攆得喘不过气来，就算我們今天沒有挑战的。

尤秋生：好吧，我們就比一比吧！

彭阿荣：秋生，談正經的，今年要完成二百六十台，我真有点担心呵。

尤秋生：为什么？

彭阿荣：你們想呵，成师傅他們那样的老师傅，做起活来都有些叫吃不消，我們的困难还会更大些呵。

尤秋生：嗨，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呢，成师傅呀……

成慧美：他只会死拚！

尤秋生：你对你爹的脾气比我們清楚，他就是这个毛病，不

象馬師傅那樣敢想敢干。

彭阿榮：所以我擔心呵！

〔柳永善叫着：“小尤，小尤！”上。〕

高秀貞：柳師傅，下班了麼？

柳永善：嗯。咦？小尤呀，到處找你，走，快做活去！

尤秋生：怎麼？

柳永善：你們在這裡做什麼？

尤秋生：談問題。柳師傅，你們這一班怎麼樣？

柳永善：這一班呀，老太婆的書包——老樣呵！（唱）

這一批螺絲加工真費勁，

一通班只車了四五根。

三個爪的卡盤卡不緊，

累得我腰酸膀子疼，

就是加班加點趕，

任務還是難完成。

彭阿榮：柳師傅，我們光這樣苦干不行吧？

柳永善：這有什麼法子呢？

尤秋生：能不能找點竅門呢？

柳永善：竅門！你以為我們沒有找竅門？就是車這四五根，  
裡面就有很大的竅門哪，我們的卡頭盤，每分鐘是一千  
二百轉呵。

成慧美：大叔，馬師傅車這種螺絲的時候，搞過一個內孔梢胎。

柳永善：內孔梢胎？哦哦，據說是能提高兩倍工效。

成慧美：那你們怎麼不用呢？

柳永善：这呀？这要問我們的組长，你的爹！我說可以試一下，他說沒有工夫，怕不保險。

成慧美：我爹呢？

成守松：（上）怎么？

众：成师傅。

成慧美：爹，你这一班車了几根呀？

成守松：我問你們啲！（唱）

厂里任务这样紧，

你們怎么不关心？

不去生产空談論，

成慧美：（唱）我們在研究找窍门。

成守松：（唱）莫把窍门作借口，

逃学的仔，就会装肚子疼。

光說不做是嘴巴勁！

彭阿荣：（唱）不敢想，一輩子也做不成！

尤秋生：（唱）全面跃进，多快好省，

高秀貞：（唱）研究为的是搞革新，

彭阿荣：（唱）技术革命很要紧，

成守松：（唱）唉！吱吱喳喳吵死人！

那鼓足干劲怎么講？

空談瞎想枉費神。

赶任务要苦干硬干踏实干，

成慧美：（唱）你苦干又能車几根？

高秀貞：（唱）不怕你老师傅有本領，

縱苦干，任务还是完不成！

成守松：完不成，我总是在干吵，未必象你们这样就能完成任务？哼，只要象我这样踏踏实实干，完不成任务，也不能怨人。

成慧美：不怨人，未必怨天？

高秀贞：怨天也还是完不成任务。

尤秋生：未必怨机器？

彭阿荣：机器是死的，怨它解决不了问题。

高秀贞：那怨哪个？

彭阿荣：怨……

成守松：未必还怨我？

成慧美：嗯，爹，是要怨你！

成守松：怨我？老子一天到晚辛辛苦苦不离车间，还怨我！

你们有没有良心啊？你们！

成慧美：爹，不是怨你没有干劲……

成守松：那怨我什么？

成慧美：怨……

彭阿荣：成师傅，怨你死抱着旧皇历，不肯动脑筋！

成守松：我不动脑筋呀？你们会动脑筋！说老实话你们听，我们的这批活不要紧，误不了大事……

众：误不了大事？！

成守松：看，那边才是大事，那批滑枕的加工！

众：滑枕？！

成守松：你们看，韩师傅他们三个人弯着腰干了两天两夜，一个孔都没有钻穿，那才是大问题！

彭阿荣：哦，慧美，我记起来了，你不是说过，第一季度没

有完成立式車床的生产計劃，就是因为那批滑枕的加工問題沒有解决么？

成慧美：就是呀！爹，你不能想想办法么？

成守松：我？連工艺科都解决不了，我还能解决。

尤秋生：唉，要是馬师傅在厂里，他一定能想办法解决的。

柳永善：哪个呀？

高秀貞：馬思奇，馬师傅！

成守松：他……老馬未必比哪个多三个头六个臂？

成慧美：不是說他比别个多三头六臂，他就是比别人敢想敢說敢創造！

高秀貞：馬师傅創造的夹子，一下子提高工效十一倍！

尤秋生：还有自动校正杆，提高了工效六倍！

彭阿荣：还有……

成守松：那都是些小玩艺，这个滑枕就不是那样简单了，莫說是他，連工艺科的曾科长，就連胡工程师，也都沒有办法。

高秀貞：真是的，怎么这样迷信他們，就不相信我們自己呢？

成守松：算了算了，該上班的快去上班，該下班的回去休息，多把点精神去干活，少在这里噉白話！

成慧美：我們不是噉白話，我們是在想办法。

成守松：想办法，想办法，你們想得出个么办法？！

成慧美：我們想……

成守松：你們想上天！（唱）

年輕人嘴上未长毛，

聾子不怕雷，心比天高！

搞工作不踏实見好愛好，  
小孩子剛会走路就想跑。  
社会分工，各按能力和需要，  
兵是兵将是將不能混淆；  
誰打鼓誰敲鑼各管一套，  
不能够連鑼帶鼓一齐敲。

技术革新，自有工艺科去搞，（夹白）

老和尚念經，小和尚撞鐘，有工程师和专家——  
用不着我們代勞！

尤秋生：照您駕这样說，那眼看着任务完不成，我們就不該  
想想法子么？

成守松：哎呀……只有你們关心生产，我們就不曉得想，想，  
凭空想有什么用？

柳永善：是呵，你們当我們这些老工人就只会死干，不曉得  
动脑筋？告訴你們：眼看着用麻花鑽加工滑枕，又費力  
又不出活，又浪費材料，成师傅就跟我說过，要是有一  
把套料刀就好了，……

众：套料刀？！

柳永善：是呀，套料刀！它又省力，又能出活，又能節約原  
材料，听說这种工具苏联有，我們国内也有些工厂試制  
过，就是都沒有試成功。

成慧美：柳大叔，是不是半年前，馬师傅向工艺科提出倡議  
書，請求試制的那种套料刀呀？

柳永善：是呵。

尤秋生：半年前就提出的倡議，为什么到現在还不解决呢？

真是官僚!

彭阿荣：他們不解决，我們就自己做！（众同意）

柳永善：那是……

成守松：老柳，莫跟他們說些小伢話呵！（对彭等）你們簡直不曉得天有多高，地有几厚！你們自己做呀，我問你們，圖紙呢？材料呢？怎么做法？怎么用法？說吶！說吶！人家胡工程师亲自下到工艺科，都沒有解决問題，你們知道不知道？！凭工程师的學問、年齡、工作經驗，哪一样不比你們强，連他都不能解决問題，你們想！你們想么事？簡直是胡思乱想，算了，干活去吧！

成慧美：您駕呀，只曉得苦干！

成守松：么样？苦干！苦干未必錯了？

彭阿荣：我們不是說不要苦干，朱書記說过：苦战三年，为的是提前建成社会主义……

成守松：对呀！这才是句正經話！

高秀貞：朱書記还說，苦干还要加巧干呵！

成守松：巧干，我們哪个沒有巧干是么样？过去我和柳師傅各干各的，如今，我和他合作，日夜加双班，这不是巧干是什么？

彭阿荣：成師傅，那套料刀……

成守松：噯，不管苦干也好，巧干也罢，总要干吶！（看表）一耽誤就是半点鐘，走，老柳，快点去吃飯！走！（拖柳同下）

彭阿荣：成師傅！

成慧美：爹！……

尤秋生：慧美，你知道套料刀是个什么样子的嗎？

成慧美：听說是这么一个……不、不！是这么一根长的……

唉，我也只是听說，究竟是怎样，我也沒见过。

尤秋生：廢話，你要看見过，我們还能不曉得。

高秀貞：馬师傅怎么还不回来呀？会也該开完了呀！

尤秋生：走，我們找工艺科去！

成慧美：我們去有什么用，你沒有听见我爹剛才說的話么？

彭阿荣：不要急，我們——

〔一工人喊着：“馬师傅回了，馬思奇师傅回了！”跑上。

高秀貞：啊？好！馬师傅回来了！

〔一群工人拥馬思奇上。

馬思奇：同志們，你們好呀！

〔工人們：“你好呀！”“馬师傅，这次会开得好吧？”“收获大吧？”……

馬思奇：（唱）这一次會議开得好，  
別人的干劲实在高；  
技术革新提高工效，  
刨床刀往返不空跑；  
学习了先进經驗真不少，  
等一会再对你們“聊”。

〔大家正圍着馬談話，工会干事和群众打着鑼鼓送表揚書上。

干事：馬师傅，你回了！

馬思奇：回来了，老胡同志，你好。

尤秋生：你們是来欢迎馬师傅的？

干事：是呀，一来是欢迎馬师傅回厂，一来是送表揚，这就叫做两套鑼鼓一齐敲呵！

众：表揚？

干事：馬师傅，你們車間里的刘长根創造了一把样板刀，提高工效一倍半，提前半月超額完成指标……还有彭阿荣，創造了快速推刀法，提高了工效六倍，提前……

众：小彭呀，你真有板眼呵！

彭阿荣：（莫明其妙）啊？

老石：表揚你了！

彭阿荣：我看看……（看表揚書）嚟，老胡，这不对呵！这快速推刀法是馬师傅創造的，怎么算在我眼上呢？快改，快改！

干事：这个活明明是你在干，并且是半月前馬思奇同志对我說的，他說……

彭阿荣：馬师傅，这……

馬思奇：老胡，表揚的对，活是彭阿荣同志做的。

干事：（对彭）不錯吧。

彭阿荣：馬师傅，活虽然是我在做，可是办法是你想的呀。

刘长根：（急上）老胡，老胡！你是怎么搞的吵？

干事：又是么事？

刘长根：样板刀明明是馬思奇师傅出的主意，你怎么表揚起我来了？这不对呀，快改，快改！

干事：又是一个！

馬思奇：刘师傅，我不过提了一点半点意見，工具是你做的嘛。

干事：是呀。我們也知道馬师傅提了意見的。你們和馬师傅都应该表揚，可是，馬师傅說：他是調整工，有責任提意見，因此坚决要表揚你們。

刘长根：  
彭阿荣：馬师傅，这不行的。

馬思奇：刘师傅，阿荣同志，只要能提高工效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，表扬你们和表扬我，有什么不同呢？何况工作确实是你们做的。

刘长根：这……

馬思奇：不谈这个吧。我们还是谈谈生产，小彭，关于那个快速推刀法，我又想了一个改进方法，让回来的那一刀不跑空，又可以把产量再提高一倍。

彭阿荣：啊，好呀！那是怎样搞法呢？

馬思奇：回头我们找块废料试试吧。

老 韓：老馬，关于蜗杆加工，有没有新办法呢？

馬思奇：有。回头我们一起研究研究，会想出办法的。同志们，我们厂里劲头真不小，今年的指标由九十台，提高到二百六十台，我已经向大会提出保证了。

老 石：唉，还有很大的困难哟！

馬思奇：什么困难呀？

老 石：别的工件都好办，就是滑枕加工，困难大得很呵！

尤秋生：馬师傅，你向工艺科建议的套料刀怎么样了？

馬思奇：工艺科是不是已经同意试制了？

成慧美：没有。馬师傅，他们为什么拖了半年多都不肯试制呢？

老 石：听说是有困难，这种工具非常精密，不能错一絲一厘，很多单位都没有试制成功。胡工程师和曾科长没有把握做，还有材料也有困难，工序多，麻烦得很。

尤秋生：麻煩未必就不搞？我們不怕麻煩，馬師傅，我們再去催他們快點想辦法！

老石：他們也有困難呀！

尤秋生：困難，你們就只曉得跟工程師他們一樣，光喊困難，困難要想辦法克服呀！

眾：對！套料刀是解決滑枕的關鍵問題，馬師傅，我們到工藝科去吧！

老石：他們不會同意的。

高秀貞：不同意，貼他的大字報！（眾鼓掌同意）

馬思奇：對，貼他們一張大字報，把他們拉上馬來！

眾：對！拉他們上馬！

彭阿榮：馬師傅，你也同意寫大字報嗎？

馬思奇：大家都同意，我沒有相反的意見。

尤秋生：那，大字報怎樣寫呢？

馬思奇：這……（想）這樣寫：套料刀拖了半年多，大好鋼材化鐵末，你們看見不心疼，我們見了象刀割……

老韓：（搶着說）曾科長呀曾科長，

彭阿榮：（同說）趕快答复……

馬思奇：再莫拖！

〔眾拍手叫好。〕

成慧美：要是貼了大字報，他們還是不肯做，怎麼辦呢？

馬思奇：如果他們還不肯做，我們就自己做！

眾：自己做？！

馬思奇：對，我們自己做，同志們有信心嗎？

众：有！

尤秋生：馬師傅，只要你領着我們干，我們保證有寶獻寶！

众：有計獻計！

馬思奇：好，同志們，為了解決生產上的關鍵問題，他們要是再不肯做，我們就自己做！

众：對，自己做！

——幕落

## 第二場

〔工藝科一角，擺放資料的那個部分。曾科長匆匆忙忙上。〕

曾科長：（唱）自從公布總路綫，  
大家千勁沖破天！  
科長不在廠，一切要我管；  
一大堆工作搞不完。  
群眾要革新，專家喊困難；  
成天到處跑，我心里實在煩；  
從早到晚日夜苦戰，  
群眾的意見還是堆成山！  
批評我事務主義無主見，  
你說我，屈不屈來冤不冤？！

〔走到資料櫃前，翻尋圖紙。資料員小張上。〕

小張：（見狀急制止）曾科長，你要什麼資料，等我来拿。

曾科長：（一面翻，一面說）圖紙！

小張：你找不着的，要麼樣的圖紙，你說清楚我找給你。